

最确定的方式是让这个秘密跟我一起死掉，然而我不能让你对此一无所知。
所以，我必须冒险构造这个古怪的计划，至死方休。



AMY SNOW

雪中的印记

[英]特蕾西·里斯 著
余玺 译

AMY SNOW

雪中的印记

[英]特蕾西·里斯 Tracy Rees 著 余玺 译



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桂图登字：20-2016-058 号

Copyright © 2015 by Tracy Rees

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15 by Quercus Publishing Ltd.
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Quercus Editions Ltd.
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6 Gu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雪中的印记 / (英) 特蕾西·里斯 (Tracy Rees) 著; 余玺译. -- 南宁: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551-0677-7

I. ①雪… II. ①特… ②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88937号

AMY SNOW

雪中的印记

作 者: [英] 特蕾西·里斯 (Tracy Rees)

特约策划: 孙淑慧

责任编辑: 何 醒 卢丹丹

责任审读: 张桂宜

封面设计: 芒果插画

译 者: 余 玺

产品监制: 何 醒

责任校对: 曾高兴 田芳

责任印制: 林 斌

版式设计: 肖晋兴

出 版 人: 卢培钊

社 址: 广西南宁市东葛路66号

电 话: 010-53202557 (北京)

传 真: 010-53202554 (北京)

网 址: <http://www.ygxm.cn>

出版发行: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邮政编码: 530022

0771-5845660 (南宁)

0771-5878485 (南宁)

在线阅读: <http://www.ygxm.cn>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刷: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庙上村

开 本: 880mm × 1240mm 1/32

字 数: 223千字

版 次: 2016年10月第1版

书 号: ISBN 978-7-5551-0677-7

定 价: 38.00元

邮政编码: 101117

印 张: 13.5

印 次: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10-53202557 团购电话: 010-53202557

我最初的床，是一片皑皑白雪

一张纯粹的白色床垫，支撑着我的小脑袋，

寒冷刺进可怜的新生儿的肌肤里，浸入骨髓，

我因雪而得名，

我在这个缺少爱的社会中的所有身份，就只有一片空白



目 录

序幕

1

第一篇

哈特威利庄园

5

第二篇

马尔伯里山庄

127

第三篇

哈德斯宅邸

207

第四篇

喷泉小别墅

355

终曲

419

序幕

1831年1月



有那么一刻，老树林的魔法贴近了她，她害怕了，不敢去接触那生物。可是，她的好奇心被迷住了，她一步步走过去。那是一个人类的孩子，一个如此之小的婴儿。啊，小东西的皮肤冰凉得如同草莓慕斯蛋糕。她把婴儿包裹起来，紧紧地抱着。

奥芮莉亚·维纳威屏住呼吸、踮着脚尖走出闷热的客厅，沿着走廊逃跑了。在刚才那段时间里，妈妈和姨母们没理睬她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可以离开。妈妈认为天气不好，不适合外出，她该安静地坐在角落里，乖乖地做一个听话的小姑娘。

她把皮帽拽到茂盛的鬈发上，把脚塞进结实的靴子里，她穿上那件天蓝色的斗篷，使劲抖了抖肩，就好像要把自己的命运也抖掉似的——如果可能的话。然后，她猛地打开了门。

外面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呀！它闪着光，像天堂一样在召唤着她。雪停了，地上到处是白皑皑的雪。阳光灿烂，天蓝得醉人。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呀，整个世界可能都会改变吧？

雪没过了奥芮莉亚的膝盖，她缩了缩肩膀，想到那碍事的裙子，把它卷了起来。她像只小鹿一样摇晃着穿过雪地，直到感觉肺里被那雕花玻璃般的光辉点燃了一般，才停下了脚步。

上一周，她有五天没看到妈妈。鲜血的腥味儿和从卧室里传来的尖叫声，如今已成为记忆，妈妈再次回到了家人中间，但一点儿也不愉快。奥芮莉亚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整栋房子里都充塞着脆弱紧张的空气。

阳光照不到房屋背后的林子。雪压在紫杉的枝头，橡树那细细瘦瘦散漫的枝条碰到了她。她手抚着橡树枝条，像暖心的老朋友般向它们问候。她编

好的暴发散成一绺一绺的。雪地是如此安静，她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松鸡发出的尖利叫声。她爬到一根低矮的树枝上摇晃着，听着那鸟鸣，梦想着有一天能离开哈特威利庄园，再也不回来了。

就在她陷入遐想之际，她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叫声。这声音突如其来，微弱却刺耳，她不由得跳下树枝去寻找它。她仿佛觉得那是一股来世的力量，如果你敢跟着它去，它就会攫住你。它又来了，唱着地精的歌，吸引她穿过树林，走到阳光下。

终于，她站在了山腰上。在她的前方，有个蓝色的没有毛发的东西在蠕动。有那么一刻，老树林的魔法贴近了她，她害怕了，不敢去接触那生物。可是，她的好奇心被迷住了，她一步步走过去。那是一个人类的孩子，一个如此之小的婴儿。她脱下斗篷，把婴儿从雪里抱起来。啊，小东西的皮肤冰凉得如同草莓慕斯蛋糕。她把婴儿包裹起来，紧紧地抱着。

显然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奥芮莉亚想，怎么能把一个小婴儿赤裸裸地扔在荒僻的林边呢？

“有人在吗？”她喊道，一边环视着四周，“有人在吗？我捡到了您的孩子！”

寂静。除了寂静，还是寂静。一只乌鸦飞上天空，丝绸般光滑的翅膀在空气里闪动。这婴儿的身体非常凉，而且轻若无物。奥芮莉亚转过身，飞快地跑起来。

第一篇

哈特威利庄园

1848年1月



我走着，我知道他们在看着我。村外的马路又长又直。到达拐弯的地方之前，我得走上好几英里，才能摆脱大屋玻璃窗后那些闪烁的目光。

田地和马路上都结了霜，村庄空旷孤零，我的靴子留下了一串足印，这足印渐渐地消失在一片空茫之中。那正是他们希望的，希望我像那脚印一样消失掉。

第一章

我走着，我知道他们在看着我。村外的马路又长又直。到达拐弯的地方之前，我得走上好几英里，才能摆脱大屋玻璃窗后那些闪烁的目光。我知道他们在看什么：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，一个小人物。这个小人物坚定地、孤独地，穿着黑色的裙子走着，脚下发出沙沙声，她把自己藏在大衣里，跟寒冷对抗着。她的头上戴着一顶坚硬的黑帽子，帽子上的缎带在风中任性地拍打着。

在这样的一月里，我看起来是多么孤独潦倒的一个旅行者！

田地和马路上都结了霜，村庄空旷孤零，我的靴子留下了一串足印，这足印渐渐地消失在一片空茫之中。那正是他们希望的，希望我像那脚印一样消失掉。如果我说的话，我会感激他们。我之所以还在这儿，唯一的原因是我爱着一个人，如今她躺在6尺深的地下，在厚厚的绿色的紫杉树枝条下，在墓地边那个安静的角落里。昨天，她被埋葬在那里。

空气如此寒冷，泪水掠过我的眼睛。我总是在哭，我感到这两只眼睛迟早要瞎掉。过去三天里，我的眼泪如洪水般倾泻，如今，我都怕自己无泪可流了。然而生活还在继续，悲伤还在继续，冬天还在继续。我离开了奥芮莉亚的坟墓，脚指头冻得麻木了。我离开了哈特威利庄园——我在这世上知道

的、唯一的，也是让人痛恨的家。

不久，天黑了。形如镰刀一般的月亮，在前面灰色的天空中升起来。我看到了拉德威尔村的剪影，那是另一个村子。我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。

我知道我必须在那里停下来，尽管我想要的并非是食物、麦芽酒或炉火。我的身体虽然冰冷，但不如我的内心寒凉。在这个地球上，再没有任何人能够与我相伴，补偿失去奥芮莉亚对我造成的损失。离下一处村落还有6英里，夜色已经盖住了小路。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走，无疑是个错误。年轻女人独自外出，很容易成为坏人的猎物。尽管我一点儿不觉得我这条命还能找到什么希望，但我还是不想舍弃它。奥芮莉亚一去不回了，但她跟我之间的牵绊还没有完。只要她还跟我在一起，我就会努力地执行她的遗愿，就如同她过去跟我在一起时那样。

我走进玫瑰和皇冠旅馆。奥芮莉亚给了我一份神秘的遗产，我甚至能支付得起在白哈特皇冠酒店的住宿费。但是拉德威尔和恩德比之间常互通有无，如果哈特威利庄园的人听说艾美·雪诺在哈特酒店要了个房间，明天他们就会像地狱的猎犬一样追上我。他们会揣测我到底得到了多少财产。

因此，我选择了玫瑰和皇冠旅馆。大堂里，人们在聊天，内容不适合年轻淑女听。不过，我也不是什么淑女。我有自知之明。

我在厅里徘徊。我是什么？体面的年轻女人，还是流浪儿？仆人、姐妹或朋友？即使是现在这个回忆与总结的时刻，我对自己在奥芮莉亚·维纳威故事里的角色仍然感到困惑。

“请问有什么能帮您的，小姐？”老板和气地走了过来。他双手焦虑地交叉在一起，仿佛他的出现会引起什么战争似的。我太了解那种感觉了。

“谢谢您，先生。我要一个房间过一夜，还需要一点晚餐，简单点，还需要一杯热饮。”

“贝拉，把巴利房间的火点上，把这位小姐的包拿过去。”他指示完，又回到刚才的状态，“小姐，我能提个建议吗？您今晚可以在大堂用餐吗？您房间里的火很小，需要花点时间才能升到让您感觉舒适的温度。大堂很安静，也不冷。恕我冒昧，我看您已经冻坏了……您贵姓？”

“雪诺。”

他仔细看了看我，点点头。贝拉站在旁边拎着我那沉重的背包，眼睛里充满了好奇，一直到老板命令她去干活，她才离开。

“打扰了，雪诺小姐，如果您可以在大堂就餐，我亲自来照顾您，保证让您不被打扰。饭后您就可以回到您舒适的房间里了。”

他的仁慈令我的双眼重新充满了泪水，我努力地忍住不让它们流出来。

我在大堂吃了晚餐。尽管我只吃了一点，但感觉身上已暖和了起来。我感觉自己有了生机，就一点也没耽搁地回到了我那小而简陋的房间里。正如老板所说，温度刚刚好。我晕乎乎地简单梳洗了一番。

我一边踱着步，一边想了个主意，我要写下我的时光和旅行，这么做会让我觉得自己的生命还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。奥芮莉亚的离去令我窒息，但我现在还不能放弃，还不到时候。我必须坚强起来，我需要坚强起来。

我开始写。真的，我只能做这件事了。

第二章

我禁不住写下了我对床的反应。对一位年轻女士来说，床可不是一个得体的思考对象。为什么呢？床是一个放映场，它能把人的生死、同情和梦想，还有人类存在的最重要的时刻统统地放映出来。

在我这个故事里，有几张重要的床：女主人的病床，她在那上面躺了三年；我自己的床，那最初的雪床——白色的天然床铺支撑着我那小小的头颅，我在它上面蹬腿，寒冷刺进可怜的新生儿的肌肤里，浸入骨髓。我因雪而得名。是啊，取艾美·雪诺这个名字不仅为了方便，它还象征着我的身份。我在这个缺少爱的社会中的所有身份，就只有一片空白。

如果没有这张柔软的、闪光的、美丽的雪床，我可能早已经死了——这是事实，如果不是当年那个任性的不听话的孩子，我恐怕早就没命了。那孩子就是奥芮莉亚·维纳威，本村第一大家族查尔斯勋爵和塞莱斯蒂娜的独生女。

那一年，奥芮莉亚八岁，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和闯祸精。她对自己的地位一点也不在意，一点没觉得自己是备受宠爱的人。而我早就知道，有些孩子就是比别的孩子更高贵。

奥芮莉亚发现我的那天，她穿着金黄色连衣裙和镶嵌着金黄色纽扣的结

实的棕色靴子。她还穿了一件天蓝色的斗篷，戴着奶油色的皮帽子。当然我不记得这些，都是她告诉我的。奥芮莉亚煞费苦心地给我讲述了那一切，仿佛是为了给这个无名小人物的个人史增添一点丰富的色彩。

那天，客厅里的拥挤和燥热引起的单调、沉闷而乏味的气息几乎要淹没了她。尽管在她的记忆里那场雪很厚，盖住了大地，太阳却闪闪发光。奥芮莉亚在门外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。四壁围起来的房间挡住了她所渴望的视野。她用眼睛测量着那视野，努力迈开双腿去征服它。难怪库克总说她就像一只野生动物。

她跑向树林，松鸡在那儿啼叫，高亢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，她居然还能听到我的哭声。怎么可能！但她听到了。她在雪中趑趄趑趄，摔倒了又爬起来，她失落了帽子，发现了我——躺在无边无际蓝天下的、瘦弱而无力的我。我在想，如果我的意识中存储了这件事，当奥芮莉亚穿着天蓝色斗篷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一定把她当成了空气里的精灵。

到那一天为止，她在堂兄弟姐妹和熟人家看到的婴儿都长着红嘟嘟的小脸，而我的脸苍白到泛紫。没有缎子或蕾丝包裹住我的脸，我完全赤裸着。我尖叫着。她说我好像在跟整个世界较劲似的。

她立即用斗篷包上我，向家跑去。她忘记了所有的清规戒律，忘记脱掉靴子，直接冲进了客厅。她妈妈和姨母们还在那儿聊个没完呢！奥芮莉亚剧烈地喘息着跑进来，小地毯上留下一串雪印，她把我小心翼翼地放到炉子前，松开了包裹。

看到我，维纳威夫人惊叫了起来，喊道：“奥芮莉亚！”就好像奥芮莉亚犯了什么致命的错误似的。这让奥芮莉亚难以理解。她也难以理解，为什么救助一个活生生的生灵就不体面了。她更不能理解的是，她的姨母伊万杰琳

对她丢失的帽子小题大做，好像一顶帽子比一个婴儿还贵重似的。

她们适时地给她讲道理：不是所有的婴儿都一样高贵，他们的高贵得凭借很多因素，特别是他们出生的环境和家庭背景。真的，婴儿一生下来就要面对这个社会的等级制度。我恰好是低贱的那一个，令人不满意的、带着耻辱出生的那个——尽管那不是婴儿自己的错，可依然不受欢迎，与高雅的维纳威家族不相称。

奥芮莉亚把我带到哈特威利庄园没几分钟，我就被驱逐到了厨房里。我配不上客厅温暖的炉火和柔软的印度地毯。火炉上的余温要留给一只原本装了土豆的桶。奥芮莉亚坚持要跟我一起待在厨房，在那儿，库克看护着我，让我恢复了健康婴儿的气色，捡回了一条命。

维纳威夫人深感震惊。当然，并非针对我。她很清楚，教养不好的家庭充满了邪恶，而这种邪恶的结果居然是来侵占她的财产，入侵到了她的家庭里来！这简直是侮辱！就在当天，她跟她的丈夫就计划打发掉我，准备把我送到孤儿院、济贫院这类我该待的地方去。可是他们那宝贝女儿奥芮莉亚不干。

我们可以把哈利维特庄园看作是当代的阿金库尔战役^[1]所在地，那里潜伏着累积了三十年的冲突。其中一支军队由男主人和维纳威夫人组建，他们有权力，受尊敬，富有，并且毋庸置疑永远正确，当然他们还有历史，权威，习俗。另一支军队就是奥芮莉亚。身为孩子，身为女儿，她想获胜是不可能的，但她拒绝接受这个事实，为此她不得不付出代价。

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来探望维纳威夫人的那几个妹妹。虽然她们都被我吓

[1] 阿金库尔战役发生于1415年10月25日，是英法百年战争中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。

着了，但有的妹妹也还对我这个可怜的婴儿本身表达出了同情之意，她们相信是命运之神将我带到这个家里来，我既然如此幸运，想必将来不会给任何人惹麻烦。（或许仁慈背后潜藏着的只是对维纳威夫人的恶作剧，谁让她是姐妹中最骄傲、最美丽的那位呢。）

其次要感谢的是在两个小时之后现身的教士——乔利先生。他在外面蹒跚而行，如果说是女士们唧唧喳喳的吵闹声让他懊恼，那么这懊恼很快便会因那个等待着他的消息而消散。奥芮莉亚把我抱进屋子里之后就在人群中消失了，此时重又现身，告诉教士她的发现。在她的生动描述之后，她那最年幼最细心的姨妈格温多琳又做了些补充，好乔利也认为是上帝为了保全我的性命才把我带到了维纳威家，他还为维纳威夫人祷告，希望她珍惜这个履行基督徒义务的机会，为全村做一个榜样。

对维纳威一家来说，荣誉胜过一切。夫人被逼到了死角。奥芮莉亚将军占了上风。